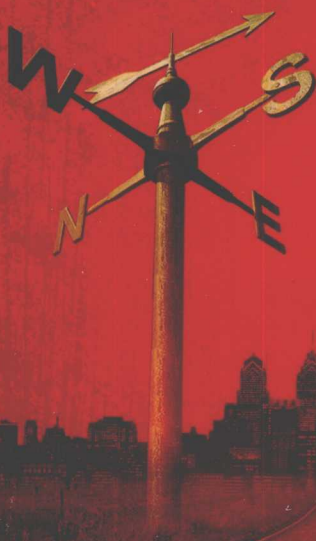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操控领导的小车，掌握领导的出入方向，最贴近领导的官场生活
监狱长司机，以非官员的心态解读官场的风花雪月、冷暖情仇，
揭开监狱官场不为人知的一面……



方

监狱长司机管窥名利场

FANGXIANG

山风◎著

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方

|监狱长司机管窥名利场|

向

FANGXIANG

山风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向 / 山风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-7-222-06200-9

I. 方… II. 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3029 号

方向

作 者: 山 风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
特约监制: 刘杰辉

执案编辑: 李 含

装帧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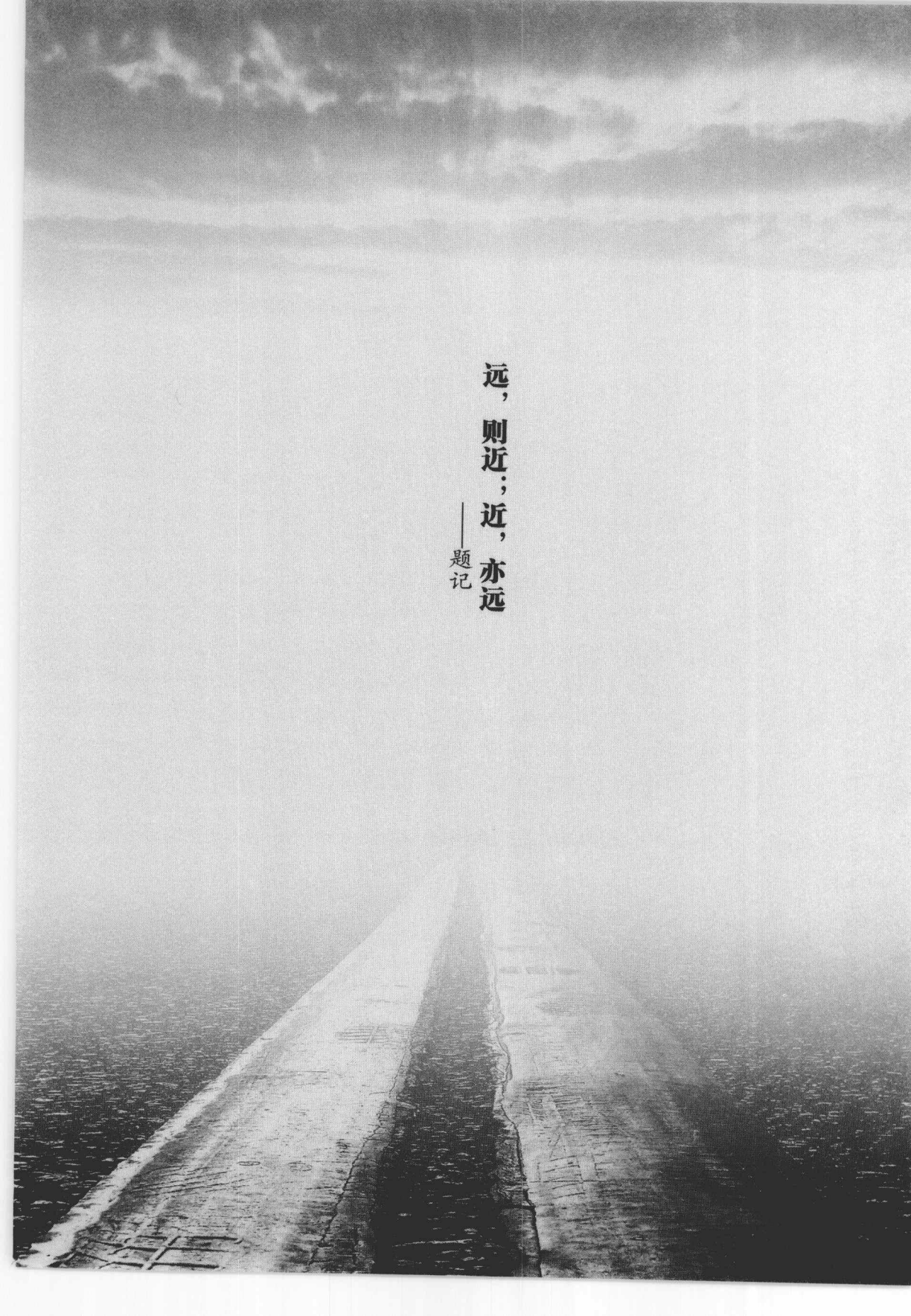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200-9
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远，
则近；
近，
亦远

——
题记

目录

引子 / 1

1. 惊鸿一瞥 / 3

2. 欲火焚心 / 11

3. 忙里偷闲 / 21

4. 更换座驾 / 31

5. 人心向善 / 39

6. 风花雪月 / 49

7. 见义勇为 / 56

8. 领导住院 / 66

9. 睚眦必报 / 75

10. 患病之谜 / 84

11. 巧舌如簧 / 93

12. 双管齐下 / 102



13. 牵线搭桥 / 111
14. 不明艳遇 / 120
15. 连哄带骗 / 130
16. 财色兼收 / 140
17. 竭智尽忠 / 149
18. 顽皮赖骨 / 158
19. 诡计多端 / 167
20. 误入狼窝 / 175
21. 虚张声势 / 184
22. 风生水起 / 193
23. 人心叵测 / 203
24. 香风噩梦 / 213
25. 为谁服务 / 221
26. 太太路线 / 230
27. 争取名分 / 239
28. 再换新车 / 249
29. 误打误撞 / 258

30. 迷雾重重 / 267

31. 后院起火 / 276

32. 借刀杀人 / 285

33. 鹿死谁手 / 294

34. 重修情缘 / 303

35. 风声鹤唳 / 312

36. 最后疯狂 / 321

37. 致命蓝牙 / 330

38. 游戏代价 / 339

引子

司机小宫是给领导开车的，确切地说是给处级官员掌握方向盘的。

处级官员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

司机小宫的服务对象是一名监狱长。

一般来说，监狱是处级建制。监狱长的行政级别自当是处级啦！

司机是一份谋生的职业，领导是权利的掌管者。司机和领导就是开车和乘车、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，一种很简单的契约关系。服务与被服务的地位是一尊一卑。可现实是，司机更乐意给领导开车，而且领导的官阶越高越好。

司机，最为庞大的职业队伍，最容易受忽略的群体。

监狱，一个高素质的警察队伍和社会渣滓囚犯杂陈的圈子，一个封闭的社会。我相信，这个社会里没有比监狱身份更集中更混杂更密集的小社会了。从尊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监狱长依次递减到普通民警，再到职工，连同羁押的囚犯，小宫所在的监狱上下有七千多号人。如果加上离退休的以及警察、职工的家属，这监狱多达上万人。

小宫就在这个小社会里长大、生活、工作，有三十八个年头。

小宫的人生轨迹是单线的。从呱呱落地到初中毕业，然后留在监狱当工人，小宫没离开过监狱一天。但小宫的人生阅历却相当地丰富，而且富有人生戏剧性。

小宫的父亲是国民政府的旧警察。新中国成立劳改队时，父亲被改造成新中国劳改警察。父亲响应国家政策，一口气生育了六个儿女。小宫前头有三个姐姐两个兄长，他是老巴子，人称六子。从



诞生之日起，到给领导开车前夕，六子就生活在囚犯之中。自打给领导开车后，六子跳出车间、监狱圈子，视野开阔了，思想境界也是一天一个台阶。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领导的谆谆教诲。

人各一部书。伟人创造历史，草民编造野史。

小宫的阅历就是一部流传于坊间的白话故事。他的故事一直在延续。

1 惊鸿一瞥

身着便服的监狱长老刁拉开车门，面无表情地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。

今年四十六岁的老刁出身监狱劳改干部世家。他的前期经历和小宫差不多，整天泡在车间做工人，但幸运的是他穿上了制服，而小宫因为历史污点和初中的文化底子没能转干。老刁是一个好学的人，穿上制服后又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，后被保送到了一所大学后以本科学历从事技术工作。更幸运的是，作为技术骨干的他很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，从此飞黄腾达，直至今日的监狱长，统领监狱。他沿袭了过去的传统，将座位定在副驾驶上。

“刁监。”小宫谄媚地笑着迎接，回头紧握方向盘。

从前，小宫也有霸占前排的喜好。他以为，前排视野开阔，又能被车外的人一眼就望到，那个座位是优越的象征。每当坐在前排，小宫像是吃了蜜，心里甜丝丝的。

若干年之后，小宫才听说前排是司机和副手的位置，而真正体现尊贵的座位则是后排左边。

小宫想提醒刁监狱长的，但话到嘴边犹如要将舌头唾弃出去一样的困难，始终没能说出口。

老刁一言不发，出神地望着前方。小宫等了半分钟，不见领导命令，只得松开手刹，车子立刻上了正路。

小宫自始至终牢记当年进入小车队之初，队长的教育：“为领导开车，你须得是哑巴、聋子和瞎子。”

此时是春末的五月初，担心领导着凉，小宫将空调调到了二十六度，车里，立刻暖洋洋的。领导惬意地闭上了眼。

刚才领导出来的位置是一个叫玫瑰园的小区，小宫第一次来，显然，



这里不是领导的窝。现在是下午三点半钟，回单位已没有意义。回家？领导不是按时归巢的主。参加宴会？时间还早，该往哪个方向呢？

小宫紧急思考着，利用观察右侧倒车镜的机会打量了领导一眼。见领导愁眉不展，小宫立刻有了主意，果断地将车驶入宽敞的沿江风光带。

闭着眼睛的老刁忽然睁开了眼睛，诧异地望着右窗外的风景，示意停车。

小宫将车缓慢地停靠在路边。

老刁钻出车门，叼上一支香烟，漫步在江堤上。

黄昏未至，已是夕阳漫漫，老刁形单影只，背影模糊。

小宫息了发动机，降下玻璃门，习惯性地亮出香烟，在烟雾中，思绪摇曳。

小宫出生时，母亲奶水不足，便借一名坐过牢的家属做奶妈。等小宫吃饱了，奶妈的孩子才能沾奶头。不过，总算小宫有点良心，日后，小宫偶尔能记起奶妈。那个年代有着这么一个群体：改造后被强行留在监狱，有一定的生活费和自由空间，离开单位必须请假。他们的地位仅比犯人略高一点。

那个时候，犯人像是泼地水银，流泻在监狱每一个角落，家属区也不例外。小宫吃饱了奶就由表现好的犯人抱在怀里骑在肩上，四处兜风。只要管教不在场，犯人恣意地玩弄小宫的小麻雀。小宫父亲意识到是犯人在作祟，痛揍带孩子的犯人一顿，事后还是将儿子交由犯人带。

小宫稍微记事时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犯人的国骂、省骂、市骂、村骂像潮水一样包围了小宫。记性特好的小宫是张口就来。在管教眼皮下，犯人从从容容地完成说谎、搞鬼的全部过程。小宫悟性高，一点就通。儿时，小宫调戏过女伙伴，偷看过被强制留下的犯人家属洗澡。有一次被父亲发现，被打得半死后，他汲取了教训：调戏照样调戏，调戏后便是软硬兼施。这招还真管用，被他调戏的女孩子几乎没有敢向父亲打小报告的。偷看老女人身体嘛，动作更隐蔽更利索，没有再被抓获。上学几年是打架几载，初中也谈了三年女朋友。毕业后小宫就被招录进监狱当了小青工，又回到了犯人中。

犯人一茬接一茬地进来，又一拨儿接一拨儿地刑满，小宫仍是当年的小宫，当然，此时的小宫已是如鱼得水了。

小宫回忆正畅，老刁回来了。一条美丽的弧线，小宫弹飞了烟蒂，升起了玻璃，挺直了腰板，发动了汽车，在轻微的震颤中安静地等待领导。

老刁精神焕发，与刚才的颓靡判若两人，钻进车，坐定，欢快地说：“走，吃饭去！”

按照领导的指令，小宫将车停在了大华渔港饭店，待领导下了车，便将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。在卸下省级机关司法车牌时，旁边一位老兄正给奥迪 A6L 安装牌照，地面上撂下的则是省级机关零字头号牌。他朝那人笑了笑，专心地将地方牌照装在了车上，将司法牌照丢进后备箱。他回头望着桑塔纳 2000，心想，马上就要换帕萨特了，这丢份的车该给老刁的副手了。整理了衣服，走到电梯门边时，小宫抓着头发问自己：老刁在哪里就餐啊？怎么没电话呢？出了电梯，无助的小宫坐在了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的沙发上，迷茫地望着如潮水般涌进的食客，低下头拿出手机。

手里的这款手机是三星 U608，三百二十万像素，时价三千元。这是老刁给的。老刁说这机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容易触摸到感应点，不经意地就重复拨打出去了。有一次，老刁在餐桌上接了一电话，手机尚在手心，正和客人说着话，电话里就有人吆喝：“小刁，什么事啊？”老刁机械地接听：“喂，谁呀？啊，是局长您啊？您有事吗？”手机贴着耳，赶紧走开，待回来时，老刁的脸红红的，不知道是酒精烧的，还是被局长骂的，总之尴尬地坐回了位子，好久才缓过了神。小宫草草地结束了饭，下了桌，忐忑地在车里等候老刁。当晚，回到家门口临下车前，老刁接了一个电话后，掂量着掌心的滑板手机：“给。”将手机扔给了小宫。当时，小宫心里那个乐呀。司机哪有票子买高档手机？平时用个一千来块的低档手机就不错了，有的老司机用的还是前几年像砖头一样的手机。晚上玩着手机，突然看到储存在手机上的号码，小宫想了想，用笔逐一记录下来，然后全部删除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老刁上了车，手一伸，说：“手机。”小宫小心翼翼地将手机交了出去。老刁木然地捣鼓手机，然后问：“号码呢？”小宫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，他茫然地望着老刁说：“刁监，我删除了，以为您……”“知道了。”老刁打断小宫就把手机递给了小宫。回到车队，小宫自豪地亮出手机。那些同行的眼睛都直了，监狱长的手机？小宫真牛。小宫被大伙架到饭店撮了一顿。因为是中午，大家都是握方向盘的，谁也没敢喝白酒，一人一瓶燕京啤酒打发了，消费一百四十元。小宫也不



是白请，事后敲竹杠，回吃了那些同行，而发票则捏在手心，寻机找人报销了。老刁说这款手机有弊端，而对于小宫来说，不仅是免费得了一高档手机这么简单，这手机可以上网和聊天，在等待领导的无聊时光里，聊天泡MM是最惬意最容易度过的。

此时，他熟练地上了QQ，找MM。

MM 贵妃醉酒在线，小宫搭上了。

贵妃醉酒问：“你是给领导开车的？有路子啊！”

小宫回：“当然啦。”

贵妃醉酒问：“把我表弟弄出来，行吗？”

弄出来？你以为我是监狱局长啊？就是局长也没这么牛啊！小宫挠了挠头，回：“减刑可以。”

贵妃醉酒问：“减多少啊？”

小宫问：“多少年啊？”

贵妃醉酒回：“十年。”

小宫问：“还剩多少？”

贵妃醉酒回：“七年。”

小宫回：“晕！”

贵妃醉酒问：“？”

你以为烧钱就能将囚犯弄出大牢？小宫自言自语道，本想解释一次减刑一年半载的，分几次减刑就能提前出狱的，手机突然响起了《对你爱不完》。“在608。”是老刁的声音。小宫收线时，想也没想地下了QQ，提步进了电梯。

推门进去，满满一桌人，小宫谄笑地看着老刁。老刁用下巴示意了一下，说：“坐。”小宫坐在了老刁对面一空座。

老刁右手的一女子说道：“刁监啊，这帅哥是谁嘛，介绍一下？”

“啊，我的司机小宫。”老刁回答。

“来，帅哥，敬你一杯。”女子举起了杯子。

“这是曹总。”老刁对小宫说。

“哦，我还要开车呢，曹总，我以水代酒，对不起啊！”小宫端起水杯，起身说道。

“好，我敬的这杯酒是恳求帅哥替我们的刁监开好车。”曹总说着，也

起了身，俯视老刁，一仰缠着围巾的葱白脖子，喝了杯中的酒。

“一定。谢谢曹总关心我们的刁监。”小宫甜笑着回答，抿了口白开水落座，待客人注意力转向了老刁，便抄起筷子吃菜。吃了数口时令菜后，他才仔细打量起曹总。曹总大约三十四五岁，披着一头金黄直发，大眼睛，直鼻梁，白色绢丝衫下包裹的身段姣好，胸部圆润高耸，隐约之间，还能看到绿色文胸。看脸蛋看身段都是个大美女，不过，乳房是不是真的饱满啊？年龄呢？化妆的女人真实年龄可是看不出的。小宫正胡思乱想着，旁边有人说话了：“来，宫师傅，敬你一杯。”“啊。”小宫看明白了身边之人也是司机，便握着杯子应着：“谢谢！”

“刁监啊，感谢您今天赏光，您意思意思，我干了。”曹总凑着老刁，妩媚地说道。

“啊，都随意吧。”老刁笑着说道，不经意地瞟了曹总的胸脯一眼。

“我喝了。”曹总亮了亮空杯，说，“您随意吧。”

“陪美女喝美酒，岂有不干之理？”老刁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别啊，您真喝了啊，刁监豪爽！”曹总待老刁落了杯，绵绵地说道，“刁监啊，那件事，请您多费心了啊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老刁念道，提着筷子寻找着菜。

“老同学啊，曹总我就拜托给你了。”坐在曹总右邻的一男子说道。

哦，难怪瞧着曹总眼生呢，原来是老刁的同学做了今晚的牵线人。小宫弄明白了后，趁众人轮流给老刁敬酒的当儿，接过服务小姐递来的一碗饭，对大伙说：“你们慢喝，我先吃饭了啊。”从容地吃够了海鲜江鲜，填饱了肚皮，小宫下了桌，又回到了大厅。躺在沙发上仰望着透明电梯上上下下的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他无聊地掏出手机上网。登陆QQ少顷，贵妃醉酒的信息蹦了出来：“你是不是吹牛啊？”他即刻就回：“在监狱，没我办不成的事。”等着对方回话的当儿，刚才饭桌上的曹总司机也来了：“兄弟，陪你。”便坐在了小宫身边，探了头，问，“打电话呢？”

“啊，是啊。”小宫回着，便推回滑板，收起手机，问，“兄弟是哪公司的啊？”

“啊，是搜百度狐公司。”那司机回答，递了一支大中华，“抽一支。”

“哦，谢谢，我都忘记给兄弟香烟了。”小宫叼上香烟，亮出火苗给司机，问，“贵公司从事什么的啊？”



“贸易。大公司。”司机接了火，吐着长长的浓烟，问，“兄弟给领导开几年车了啊？”

“嘿嘿，不多，也就十来年。”小宫自豪地跷起了二郎腿，歪着身子问三十岁不到的司机，“兄弟摸了几年的方向盘啊？”

“比起您，我可是小字辈啊，十四年了。”司机回答。

“啊？你多大了啊？”小宫吃惊地打量着对方，收回了二郎腿，端正了身体，问道。

“我啊，今年三十了，十六岁开车，当时没驾照，三年前才领了照。”司机回答。

“哦，兄弟比我小，开车时间比我还长呢。”小宫不敢小觑对方。

“时间是长点，技术可比不了老哥您。”司机说着，接了电话，“哦，曹总，我马上到。”揣起电话，说，“老哥，走。”

“走？哪儿去啊？”小宫仰起脑袋问。

“老哥您跟着走就是了。”司机说。

小宫跟着司机钻进电梯，背靠电梯望着司机的后脑勺暗暗思忖：女老总请老刁能有什么活动啊？唱歌？他们走出电梯，曹总挎着LV包迎面笑吟吟地说：“帅哥啊，委屈你了。”小宫受宠若惊地回答：“曹总言重了。”心里捣鼓：今天是什么风？值得你一个老总如此礼遇一个司机？正想着，曹总对司机说：“你陪帅哥去唱歌，在633房间。”曹总裹着一阵香风碎步离去，小宫便跟着司机九曲十八弯地穿行在走廊里，来到包厢。

刚落座，两位性感小姐妖媚地摇进来，小宫故意惊讶地望着司机。

司机指着其中一位小姐说：“你，好好陪我哥唱歌啊！”

“哦，哥哥啊，小妹和你对唱几曲。”小姐依偎上了小宫。

另一位小姐对进门的领班说：“给我们来一套果盘，两瓶威士忌。”

“你等等，只要一套果盘，四听可乐。”司机回头对小姐说，“嚯，你挺能喝的啊！我们只喝饮料。”

“哥哥啊，我想喝酒嘛！”那小姐吊着司机脖子发嗲地说道。

“哈哈，想喝酒啊，你去找喝酒的客人啊。”司机推开小姐。

“不喝酒就不喝呗，干吗这么粗鲁啊，本小姐可是金枝玉叶哦！”小姐不高兴地嘟囔。

“你要是金枝玉叶，那我就是金山银堆呢。”司机冲着还愣在门口的领

班说，“去呀，等会我再点啊。”

小宫歪着身子点歌曲。唱歌是他的爱好，老刁还夸过他嗓音不错呢。听到小姐无耻的自夸，他乐喷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要是公主，那我就是王子了。”

身边的小姐立刻搭茬儿：“哥哥这么帅，赛过王子的啦！”

“是吗？我帅值几个钱啊？今晚你给我小费啊？”小宫点了一首陈奕迅的《你的背包》，负责掌握音乐和倒酒的服务小姐捧着果盘和饮料进门，他对小姐说，“顺便帮我们把公主的小费也给了。可以吗？”

“哥哥这么帅会有女人付小费的。”小姐掩嘴笑不止。

“切！”小宫白了小姐一眼，回头将另一话筒递给司机，说，“兄弟，唱！”

“你唱，我不会。”司机说。

小宫拿着话筒唱了起来，小姐凑过来哼着。中途，小宫偷偷看了司机一眼，司机正对那小姐摸摸捏捏的，他不自觉地摸起小姐的乳房来。

一曲罢，小宫扬扬自得地问：“唱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好哦，比周华健还棒耶！”小姐拍着巴掌说道。

“哈哈，专拣好听的说哦！”小宫乐呵呵地等着下一曲间，突然听到司机喊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！”

“哥哥好坏哦！”司机的小姐扭捏地说道。

“再说一遍啊？”司机坏坏地说道。

“我……”小姐钻在司机怀里，摩挲着司机的裤裆。

“哦——”司机拖着长调说，“你可是金枝玉叶啊……”

小宫立刻明白了小姐的意思，不觉下身开始膨胀，手伸到了小姐的裙下。

“什么意思啊？寒碜我不是？不多的，就两张。”小姐吻了吻司机脖子。

“哦，好的，哥哥扶个贫。”司机朝着小宫挤了挤眼睛，提了提裤子便走进了卫生间，小姐随后进去关了门。

门没有锁，现场有公主，还有正在行欢的另两位。小姐快快地陪着唱歌。唱着唱着，小宫走了神。他想象着卫生间里交媾的一对男女，又联想到了不知在何处的老刁。老刁和女老板究竟是不是在唱歌呢？



司机和小姐出了卫生间，小宫已经唱了四首歌，于是便掏出玉溪香烟，说：“兄弟，凑合着抽一支。”

“都是兄弟了，还客气啊？”司机接了烟就贪婪地抽了起来。

小宫应着小姐要求每人散了一支，自己在烟雾中继续想着老刁。

“兄弟，耍耍啊？”司机一口气吸了半截香烟后对小宫说。

“谢了，我没那兴趣。”小宫挥了挥手，说道。

司机没再勉强，拿上话筒和着小姐唱了起来。

接近凌晨时分，小宫接到了久违的老刁的电话，便整理衣服。司机也同时接了电话，付了小费后，与小宫一起下了楼，等待各自的上司。

远远见到老刁和曹总走出电梯，小宫对曹总的司机知会一声，便下电梯到车库取车。刚发动车，司机在车头向他招手。

司机什么也没说，变魔术般提来两大袋礼物，交给小宫，说：“烦请老哥送到刁监家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宫将礼品袋塞进后备箱，回头，又接过司机递来的一条中华香烟，道，“谢谢了！”

老刁红光满面地坐进了车，小宫请教了一声，便直接开到了老刁的楼下，提着礼物尾随着老刁上了楼，放在门口：“刁监，我回了啊。”回头下了楼。

将车开回单位，已经是一点钟，提着香烟回到家，冲了热水澡，钻进被窝。太太萍萍咕哝：“又是这么晚啊？”转身继续沉睡，小宫一句话没说悻悻地躺下。